

# 校園的地下刊物

有人戲稱，一九八七年是個解禁年。

隨著社會型態、政治時勢的變遷，黨禁、戒嚴令、髮禁、舞禁紛紛解除，而身處校園中的大專人們，

面對外界諸多變異，不禁對自己生活其中的校園作一番省思，

於是「校園民主」漸漸蔚成一股風潮。

胡珍妮  
呂麗容  
黃鈴文

自 民國七十四年底開始，各大專院校陸續出現了所謂的「地下刊物」。除了

文字上的訴求外，更以具體行動——抗議、遊行、立法院前請願，積極推動「校園民主」，引起教育界相當大的震撼。這股風潮，演變至今，已經打破了校園藩籬，

幾所大專院校裏，從事校務抗爭工作的團體，聯合發行一份「南北通訊」，而另一批人則組成「大學法改革促進會」，對於大學體制作根本的探討及反省。一年多來

而南地燃起，抓住了大學生的視線焦點。

## 「地下刊物」紛紛出現

大學生辦地下刊物，乃由民國七十四年

十二月輔大出現的「改造」創始，由於當時社會風氣尚屬保守，一般學生接受程度較低，不久便停刊了。直到七十五年十一月才有第二份地下刊物的誕生，那便是政大的「野火」。十二月繼之而創刊的就是引起教育界、校園各方矚目的台大「自由之愛」，其將議題事件化，由傳播媒介作

聲援等行動，引起了各方重視「校園民主」的呼聲，於是七十六年有更多的學校出現地下刊物。其中計有中興法商的「春雷」，台大的另一份地下刊物「望春風」、

北醫的「抗體」、實踐的「下游」、輔大的第二份地下刊物「野聲」、台大的「地下」及「愛國陣線台大縱隊」、成大的「平等城」、高醫的「望春風」、東海的「東潮」、中央大學的「怒濤」以及由五大地下社團（濁水溪社、抗體、地下社、文化社、人文社會研究所）共同發行的「南

▼「五一—台大普選紀念日」的遊行  
引起各方的關注。(南方雜誌提供)



地下刊物的層出迭起，到靜坐示威、和平抗議遊行、聯署要求改革，甚至走出校園到立法院請願，以至於跨校組織的成立——學生權力正在高漲，多所大學的訓導單位也將學生疾呼的權利問題送上會議桌切實商討，教育部則從根本上著手修改大學法……。

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政大「野火——給政大同學的一百封信」燃起了新一波地下刊物的焰苗，十二月，台大「自由之愛」創刊，更將地下刊物的焰勢往上推到另一個無法扼止的高點；在「第一封信」中，「野火」鼓勵同學打開思想的斗窗，「自由之愛」則在發刊辭裏呼籲同學重新認識「百分之百的自由與沒有仇恨的愛」；繼而，「審稿制度」、「學術自由」、「學生自治」、「校規與憲法抵觸」、「教授治校」、「軍訓教官角色功能」、「修改大學法」……等議題頓時成爲學生撻伐的焦點。

緊接著，中興法商、北醫、實踐、高醫、輔大、成大、中央、東海等大專院校，

北通訊。

### 認清扮演角色

爲了讓所有北醫人對整個校園民主運動的脈絡，有更深入而全盤的瞭解，本刊除蒐集各校的地下刊物做內容分析、比較之外，並將校園民主運動作時、空的切割。

從早先的保釣運動談到今日的「大學法改革促進會」，再由國外六十年代美國的民主學潮、近日南韓激烈的學生運動等背景反觀國內的校園民主運動。另外，我們走訪各校訓導人員、地下刊物負責人及社會學者、專家對校園民主運動的看法。

有人說：「歷史其實是由不斷的運動連

綴而成」。誠然，學生運動祇是社會諸多運動之一，其重要性却不容置疑。我們期許經由這篇報導，使得大學生們對校園民主有更廣泛的認識，進而認清個人在校園生活中所應扮演的角色。

七十六年五月廿五日，台大正式開辦了學生可自行公開演講的「台大論壇」。

七月十八日，跨校性學生聯盟「大學法改革促進會」正式成立，共有十一所大學的十三個地下社團入組。

七月廿五日，教育部決定全面檢討修正大學法。

**經** 過漫漫暑期的研擬後，七十六學年度新學期一開始，多所大學就不約而同的公佈了新一套審稿辦法，使得這一年來備受學生評論的校園言論法規，似乎邁向了一條較合乎現實潮流的途徑。

而教育部在蒐集各方對大學法修正的意見時，曾分別在五所大學舉行分區座談，徵詢校內師生的看法。教育部甚至主動表示，他們願與關切大學法的學生社團接觸，跨出象牙塔吶喊，大學生不再是被漠視的一群。從校園

校園民主的建立，似乎成了這一代大學生急欲追尋的新課題；而其中，發展已一年的地下刊物則扮演了舉足輕重的頭號變動角色。

### 環境變遷衝擊校園

在短短半年多時間內也相繼出現了不具名或匿名刊出、筆鋒銳利且直指校園行政體系核心的地下刊物。

中美斷交之後維持了八年大致平靜的大學校園，在學生對自我角色的覺醒中面臨了一場不可避免的秩序重整；究竟，這股破竹之勢是如何發端的？政大國際關係中心研究員葉明德表示，在社會變遷的時期，總有少數約百分之一到五的人比較積極參與。同樣道理，校園中也有少數較敏感、積極的學生對身處的環境進行反思，這現象不足為奇。

政治學者彭懷恩教授指出，事實上，學生運動與整個社會大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性。從民國六〇年代「保釣運動」開始，台灣的大學生就有了一連串的社會參與，來表達他們對國事的關懷；到了六〇年代中期，在野的政治運動開始萌芽，多少影響到大學校園，但這個熱潮經過美麗島事件後沈寂了下來；民國七十年以後，整個環境加速開放，當然對校園也構成了

直接的衝擊。

反觀七十五年下半年以來，台灣的舊有政治、社會、經濟結構受到激烈的震盪；解嚴後集會結社不再是禁令，隨之而來報禁也已經開放，民間大家樂、飆車帶來的投機逞勇事件層出不窮，自力救濟新聞更是讓人目不暇給，而經濟上匯率急速改變、股票市場暴起暴跌，再加上環保意識的覺醒、原住民運動……，這一切紛亂的轉變，對校園中的大學生多少造成了思潮上的衝擊。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林嘉誠指出，解嚴的影響，使大學生意識到自己的權力問題；而國際資訊的交流，更讓學生開闊視野，進而反省身處的環境。

### 「地下刊物」抗爭審稿制度

是的，校園不可能與社會分割，它本身就是社會運作中的一個環節，學生也不可能將自己隔離於廣大的群眾之外。一連串自力救濟運動，使得滿懷理想色彩的學生不免被吸引到這個潮流裏。而他們對現實環境的關懷與反思，自然投射到身處的校園裏。

目前大學校園中學生的行為規範，是由「訓導法規」來管理的，各校尺度不同。而其中的審稿制度長久以來都採行事先審稿的辦法，由於學生手冊中規範的言論尺度常以

「不得違反國策、惡意攻訐他人……」甚或以「不得刊載『不當言論』」等模糊抽象規條來設限，其中彈性相當大。若只憑校方自由心證來

## 「地下刊物」 內容分析

前教育部長李煥先生，在七十六年六月十六日的聯合報第二版曾公開表示：「學生如有意見，應站出來公開表達，只要內容合理，學校一定會重視、處理；以不具名方式提出批評，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回顧一年多來，校園地下刊物的興盛，我們不禁要問：「他們究竟想說些什麼？」

根 據本刊蒐集的資料（詳見表一）所作初步分析顯示——大學校園出現的地下刊物其議題討論層面多集中於：(1)檢討校方行政決策系統(2)檢討學生生活活動中心角

色(3)對社會不平等事件的關懷(4)檢討政治系統(黨、政、軍)在校園中的角色及影響(5)學生角色的省思及學生權利的訴求(6)對社會運動的關懷(7)校園言論、學術自由。

由於樣本數有限，所作分析僅能顯示某種程度的意義，而台大「自由之愛」及政大「野火」因資料較齊全且繁雜，故未併入樣本內，直接列入以下歸納地下刊物議題層面的三大方向：

#### 一、自我反思

學生在面對大環境變動的同時，一方面訴求所處環境（學校）的改革，一方面亦尋求自己角色的定位。刊物中針對學生們延續自五四以來對環境、政治的冷漠，以及逸樂取向的生活，甚至對學校基本上的

彭懷恩教授認為溝通是實現校園民主重要的工作。(黃鈴文攝)



避免會為堅持理念而與校方方法起爭議，七十五年底爆發的「地刊運動」，就是學生最具體的行動抗爭。

對於學生這種體制外行為，彭懷恩從容的表示，既然學生循正常的管道無法有效修正或改變現狀，而學校又有審稿制度來限制言論，難免發展出「地下刊物」作為質疑的喉舌。

事實上，許多地下刊物背後都有事件作為催生，審稿制度則是主要導火線。

## 「地下刊物」事出有因

繼七十四年輔大雲花一現的地下刊物「改造」之後，「野火」算是現階段地下刊物的「第一家」。據稱，這份刊物的初步動機，是爲了抗議政大「自強報」中「官方說法的壟斷」，進而希望同學脫離一貫教育塑造出來的模式，回復原來的自我。

### 杜邦事件催生「自由之愛」

而台大「自由之愛」則是經過一長串事件醞釀後的抗爭行動：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台大大學新聞社組成「台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南下鹿港參與反杜邦設廠運動，進行社會調查，並且事後將調查報告在「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舉辦的座談會上公諸大衆。當綜合報告書即將付梓印行時，大新社曾邀請孫震校長寫序但被拒。

另一方面，開學後的九月十五日，大新社將六一〇期的社刊稿件送交訓導處評閱，但却被告知上學期六〇七、六〇八、六〇九三期刊物違反文稿評閱辦法，已被移送懲戒，社團暫時凍結。十月廿一日，大

新社員在校門口散發「給孫震校長的一封信」，文中引用了耶魯大學校長布魯斯特曾說的一段話：「假如他們（年輕學生）失去對法治的信心，對求真及正直的信心，對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的信心，那麼我們勢必要失去他們。」

大新社的學生懷疑，刊物違反文稿評閱辦法恐怕不是停社的真正理由，癥結處是他們參與了鹿港反杜邦調查，但台大當時訓導長周道濟堅決否認這項說法。在「大新社懲戒事件說明會」中，大新社員一再要求訓導當局具體說明文稿內容觸犯了哪一條禁刊規定，但據「自由之愛」單行本中所述，「訓導人員始終未予正面作答」。大新社停社一年的懲戒，却促生了「自由之愛」。

「既然沒有辦法在地上生存，我們就只有發展另一個聲音。」曾爲「大新社」主筆及「自由之愛」一員的台大政研所一年級的梁至正回憶。「『自由之愛』正好是個爆發點，它所造成的風潮絕不是偶然的。」

地下刊物內容分析樣本表(表一)

刊物名稱	期數
政大「野火」	一至五期
台大「自由之愛」	一至三期
中興法商「春雷」	一至三期
高醫「望春風」	第五期
輔大「野聲」	創刊號
成大「平等域」	創刊號
中央「怒濤」	創刊號
東海「東潮」	試刊壹貳號

政大「野火」中參照美國一份大學刊物內，設計給新鮮人反省、檢討的試題，讓大學生考量自己是否真的是獨立思考的自由體？並於第一、二封信裏提供同學們一些表現關心校園民主的方法。

台大「自由之愛」也以一份芝加哥大學「學生手冊」中的「芝加哥大學學生權利清單」，作爲從保障社會生機的角度，給予學生更大的思考、表達及行動自由的期許。另外，「爲什麼不爲愛獻身行動」一文中，極切呼籲台大學生對自由、真理熱愛的勇氣，並藉「海峽兩岸學生運動之比較」，鼓勵學生們，在不約而同之下，台灣的台北、中國大陸的十餘個城市大學，都爆發程度不等的學生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顯示學生運動的一線光明。

此外，大多數刊物的發刊辭中，都提示在基本的公民權外，學生所應享有的權利二、校園環境的檢視

校園乃是與學生生活最爲密切的場所，地下刊物中最爲偏重的也就是有關於學校當局的行政決策系統，學生活動中心的運作，黨、政、軍勢力在校園中的影響及校園裏的學術、言論自由（審稿制度）等議題。

#### 1 行政決策系統

政大素有「黨校」之稱，因此「野火」中批評在「黨校」的歷史包袱下，永遠孕育不出大學靈魂，面對一切校園改革的主張，訓導人員一律以「理性教條」迴應，而此理性主義已成形式，而非人道主義的展現。

「自由之愛」則以「剖析大學的權力結構」一文分析現存大學校園的權力結構，

## 「平等域」關懷原住民

與大新社參與杜邦事件類似，成大地下刊物「平等域」也是起於對社會底層的關懷，在經歷校園衝突事件後引發對整體社會生活、校園體系的反思。

七十六年年初，南投縣政府將東埔村布農族原住民的墓園劃編為「東埔風景特定區觀光旅社區」，並以妨礙觀瞻與發展為由，將墓園公告廢止。三月一日，承包縣政府工程的商人在未告知家屬的情況下挖掘墓園，引起布農族住民的強烈抗議。

輾轉從教會得知這個消息，三月廿一日成大四位「西格瑪社」(編按：「西格瑪社」為一綜合性社團，以社會參與、研討為主要活動)同學趕赴村民聚會現場了解狀況，並對整個活動做記錄，返校後舉辦了一系列「關懷原住民」座談會、民歌演唱活動。期間，四月十四日新聞局學苑影展在成大放映「唐山過台灣」，以報導東埔事件為主的一些同學認為這部電影「宣揚大漢沙文主義、侮辱原住民、歪曲歷史，不應在追求真理的大學校園放映」，於是舉辦了抗議活動，而事後參與的九位同學被記小過懲戒。參與「平等域」的「西格瑪社」現任社長翁昌黎指出，從東埔掘墓事件到四一四和平抗議，他們受到外界某單位相當大的壓力，而在此情況下校方却無法給予他們適當的保護；「我們不得不對整個校園、政治、社會的結構產生懷疑。」於是，他們決定以地下刊物來促使更多同學思考

眼前整個校園環境體系，將空泛的學術論調落實到身處空間中。

## 審稿·普選·「望春風」

去年三、四月間，「高醫青年社」為了抗議審稿制度，曾發起全校性簽名活動；結果扣除了離校實習的學生外，傳聞有二千多名學生表示支持。「高青社」建議，將事先審稿制，改由刊物指導老師負責審理，而不再經課外活動組審稿。

根據高醫學生表示，這項活動雖然最後在校方答應將提案好好研究下結束，但後來校方並沒有再提及此事，引起部份學生的不滿。接著，和後來的地下刊物「望春風」有著密切關係的高醫「幼幼慈惠社」社長陳仁達，在各社團社長會議時，提議將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改為普選，這項提案結果造成流會，還是不了了之。為此，陳仁達自行印發了傳單在校園中張貼，而被校方斥責。

「平等域」參加嘉義抗議  
吳鳳銅像事件(平等域提供)



經過上述兩個事件，再加上北部大專院校中，地下刊物似已蔚為風潮，當時為醫學系四年級的陳真等人便擇此為訴求方式，「望春風」於是創刊了。

發現台大的所有部門中，幾乎都沒有相對應的黨部組織，顯示除了正式行政編制，非正式的黨團組織尤為重要。

輔大「野聲」對活動中心主任克思明的管理方式作了回顧與分析，認為其許多作法有失民主真義。另外，「畢聯會風雲」一文中，對於畢聯會的強制收費、班代表大會連連流會，對畢聯會失去督察功能等問題作詳細敘述和評論。

中央大學「怒濤」強調凡有關學生權益的校務會議、訓育委員會、院務會議及系務會議……等，學生應有權利推選代表出席，學習處理事務的能力，作為走入社會的準備，而課程的安排也應由教授，學生自己來安排。

東海「東潮」試刊貳號，以「宗教事件」為例，檢討學校在決策過程中(決策於前，卷調查次之，說明會最後)的謬誤

2. 學生活動中心運作問題  
「野少」、「自由之愛」、「野聲」、「怒濤」、「東海」，均對活動中心的角色定位質疑。

學生活動中心係根據救國團大專院校團務指導委員會(團委會)的組織章程而成立，活動中心主任由課外活動指導組主任兼任，可見課外活動組不僅是訓導處統轄下的一組而已，同時又受校外勢力(救國團)的節制，而透過普選形式由全校同學選出的活動中心總幹事，往往有名無權，使這個應當是學生自治的組織流於空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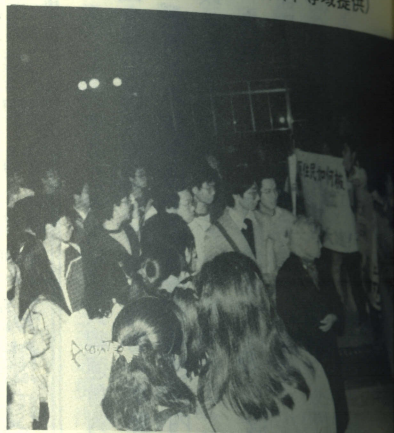
### 3. 黨、政、軍勢力的影響

「廢除軍訓」是最近大學法修正草案中，各方意見相同率最高的一點，而「黨、政、軍勢力介入校園」亦是各校地下刊物

## 「南北通訊」

脫離校園

成大抗議「唐山過台灣」事件(平等域提供)



地下刊物的產生背景，除了有校園事件作為直接引點外，學生與校方長期在行政協調工作上的磨擦也成了重要肇因。

配合著新任學生生活活動中心總幹事的上任，「東潮」自許為「吹浪之鯨」在校園中出沒。

「東潮」成員之一的施威全指出，學校的審稿制度和對社團活動的審核，使得他們常要在一些瑣碎的事務上和校方起爭執，而即使在某個事項中雙方達成協調，換句話說也等於對這體制做某種肯定，又繞入了整個循環裏；為了跳出這個體系，他們決定以地下刊物為訴求方式。加上要與新任總幹事作呼應，促進學校制度的改革，「東潮」便誕生了。

而輔大「野聲」的同學則直截了當的表示：「學校風氣太沈悶了，想藉地下刊物來刺激學校保守的作風。」他表示，審稿制度的不合理，社團活動不夠自由，師生間家長權威式的倫理關係，整個學術傳授過程太單一化，訓導人員更只單向的管理學生，這些校園中的阻力使得學生無法將學問落實在生活裏。

然而在眾多學生地下刊物中，也有不純

成大學生靜坐抗議要求充分的校園言論自由(南方雜誌社提供)。



然是學生與校方抗爭下的產物。像台大「濁水溪社」、台大「地下社」、北醫「抗體」、高醫「人文社會研習社」、文大輔大的「文化社」聯合發行的「南北通訊」，雖然以學生團體為主幹，但却特別關注勞工問題，在發刊詞中並表明「工人與學生政治運動」的主張，頗有依循南韓反對運動路線的意味。這份刊物宣稱每月輪值編輯，其他未輪值的團體則幫忙銷售，每本收工本費廿元，但在創刊號出刊後便無疾而終了。

### 「年輕是一把不滅的火！」

除此之外，中央大學的「怒濤」、中興法商的「春雷」等也都是出自對體制的省思。在發刊詞中，「怒濤」喊出了——「年輕本是一把不滅的火，缺的只是點火的人」；「春雷」則頻頻以強烈的驚歎語句下筆——「還給我們一個清潔乾淨的大學！」

綜觀地下刊物創刊號的訴求內容，無論

中重覆率相當高的一項議題。

「野火」、「自由之愛」、「春雷」、「怒濤」、「望春風」中均提及，「黨團」在校園中是不合法的，而軍訓課程亦沒有存在於大學裏的必要，軍訓人員所作的應是「輔導」的工作，而這些應是「輔導室」人員的工作，一個獨立自主的大學生已不須要人「訓導」了。

#### 4. 言論自由

「地下刊物」的出現在於「地上」刊物言論的受制，其癥結便在於「審稿制度」台大「自由之愛」中指出，事前審稿制乃違背教育應有的目的，其功能僅在事前檢查言論思想之呈現，因此主張完全廢除審稿制度，然而經過幾次學代大會的結論却本採社團導師審稿制，已失改革的原意。政大「野火」的第三封信，連載被校方查禁的七十九期政大青年內容中的「精采部分」作為對學校文檢的突破象徵，並於第十四封信裏提出「言論廣場」設計草案，為言論自由作更具體的抗爭。

#### 三、對大環境的關懷

成大「平等域」的創刊號，標榜實現一個理想社會生活的基礎——平等。

「平等域」以東埔村原住民祖墳被掘，抗議「唐山過台灣」片、抗議同學被懲戒等事件的紀事，表達一個社會結構中尚待解決的問題，以追尋「社會平等」為標的。「春雷」自第三期開始，每期登載一、兩篇無關校園的議題，第三期中首先以「勞工、工會、罷工權」探討勞工朋友的權益，應有的組織章法及在不得已情況下如何使用罷工權。

在如此紛擾的狀態下，究竟誰是誰非並